

# 我終於做到了——

在美國神經外科醫學會年會報告手術研發成果後紀

文／神經外科部 周德陽 主任

去年四月，我應美國神經外科醫學會邀請，以本院神經外科研發的內視鏡手術治療腦出血成果為題進行演講。我不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，但我刻意在演講尾聲放映了兩張投影片，一張是台灣地圖，一張是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全景。當著好幾千人的面，我告訴大家我來自中華民國台灣。台灣人可以用內視鏡治療腦出血，這是何等榮耀的一刻。

美國神經外科醫學會創立75年，會員數超過一萬人，每年參加年會的醫師也將近萬人，大概是全世界水準最高，場面最盛大的神經外科醫師聚會。此醫學會為神經外科大師Harvey Cushing所創，Cushing syndrome或Cushing disease都是紀念他所發現之腦下垂體ACTH分泌過多而命名，所以醫學會又稱Cushing Society。

每年一度的年會由美國東西岸輪流舉辦，會期6天，就連未來10年的會議地點都已排定，可見慎重。這次年會在紐奧良國際會議中心舉辦，中心長度約300公尺，主會場大約和三個國父紀念館一樣大，舞台設計美侖美奐，燈光優美，在三、四個主螢幕的烘托下，頗有超級巨星開演唱會的氣勢，當帶到演講者的特寫鏡頭時，連名牌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星期一至星期四是年會重頭戲，每天早上9時至12時安排特別演講，在領獎者和特殊貢獻者演講之外，另有6篇精選的大會演講，其中之一就是我的文章。按照慣例，每場精選演講結束後，會有專家當場評論3分鐘，過去曾有演講者被專家毫不留情的痛批，差點下不了台，演講者面對的挑戰之大不言可喻。

年會的考究頗多值得醫界借鏡的地方，諸如會議講求效率，計時精確，時間一到，燈光立即打亮，讓演講者不得不停止陳述。投影片的操作由專家負責，過程流暢，絕不會出現演講者呆立一旁，等候投影片繼續運轉的窘狀，所以我早在一個月前便將投影片先由網路寄給大會預作準備。

高水準的代價自然不低，年會會費高達750元美金，會場秩序嚴謹，無名牌者不得入內，連參加展覽的廠商展覽都必須購票進場。早上7時30分至9時的專題演講，每天約30場，每場約可容納100人，場場客滿。

十五年前，我留學舊金山時曾參加第60屆年會，當時仍是初生之犢，看到如此壯觀的場面，頗為震撼，對於台上的大師級演講者更是心生嚮往，由於演講者大多來自英語系國家，僅偶見日本人蹤影，年輕的我不禁夢想著假使有一天我也可以上台發表論文，不知該有多好。

若沒記錯，台灣至今只有台大高明見教授曾於10年前在神經外科醫學會年會發表內視鏡交感神經切除術，有為者亦若是，在這次年會的演講者中，我是唯一的亞洲人。演講結束，大會安排芝加哥大學教授講評，他對我有肯定，也有批評。這位教授就是後來此篇論文於 *Surgical Neurology* 的主審者，論文已獲刊登，劃下圓滿句點。

台灣神經外科界曾有輝煌的歷史，醫學成就在亞洲僅次於日本，近年來，受到健保制度和社會、政治等環境不利因素影響，進步趨緩，逐漸為韓國、香港和一些東南亞國家超越，中國大陸也迎頭趕上，在國際醫學會的聲音越來越小，醫師們縱使勇於參加，往往流於觀光或大拜拜，或許也有收穫，畢竟無法代表台灣的聲音與水準，恰如台灣目前的政治處境一樣，所幸國際醫學會是公平的，只要有能力，大可放膽去比武論劍。

我在這樣的場合，放映了兩張台灣和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全景的投影片，我告訴來自世界各地的神經外科醫師，台灣人是內視鏡手術治療腦出血的原創者之一。就算是自尊心作祟吧！至少我辦到了。懷抱多年的夢想瞬間完成，令我感動的想哭。

十多年前，我與恩師張光雄在台下聽演講，他曾鼓勵我，總有一天，我也可以代表台灣上台報告。如果恩師知道他的話應驗了，應會十分欣慰。